大明寶訓

四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3702
冊數 30（4）
函號 45 12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太祖諭之曰天生人材必為世用然人之材器有不同明鋭者質或剽輕敦厚者性或迂緩辨給者行或不逮沉默者德或有餘卿等宜加精鑒同對曰

陛下昭德四海正賢俊丕應之日臣等敢不盡心

太祖曰人材不絕於世朕非患天下無賢患知人之難耳苟所舉非所用為害甚大卿等慎之於是各賜白金遣行

○洪武二年九月壬辰

太祖謂廷臣曰知人固難今朕屢勑百司訪求賢才然至者徃徃名實不副豈非舉者之濫乎廷臣對曰請自今令百司薦舉必具其人已行之善庶無冒濫之失

太祖曰觀人之法卽其小可以知其大察其微可以見其著視其所不為可以知其所為但嚴舉措之法則冒濫自革矣

○洪武六年四月辛丑命吏部訪求賢才於天下

太祖曰世有賢才國之寶也古之聖王恒汲汲於求賢若高宗之於傅說文王之於呂尚二君者豈其智之不足也而遑遑於版築鼓刀之徒蓋賢才不備不足以為治鴻鵠之能遠舉者為其有羽翼也蛟龍之能騰躍者為其有鱗鬣也人君之能致治者為其有賢人而為之輔也今山林之士豈無德行文藝之有稱者宜令有司採舉備禮遣送至京朕將任用之以圖至治

○洪武八年七月庚申

太祖御右順門謂侍臣曰舉大器者不可以獨運居大業者不能以獨成是故擇賢任能列布庶位安危協心盛衰同德昔殷周之興也用伊尹周公諸賢故卜世永久歷祚靈長秦隋之季棄羣策於漢高委英雄於唐主獨任其智未幾而亡蓋根踈者易拔源淺者易涸人君欲弘其德惟當廣覽兼聽博達羣情則治益盛隆道益光大矣

○二月丙辰

太祖御奉天門與侍臣語及用人之道

太祖曰金石之有聲擊之而後鳴舟航之能運操之而後

動動賢者之有才用之而後見然人之才智或有長於彼而短於此者若因其短而併棄其長則天下之才難矣今令天下求才其長於一藝者皆在選列俟至而觀之其廉讓也可以知其仁其善謀也可以知其智其果斷也可以知其勇若唯見其人之小節未覩其大端而輙置之乃有天下無賢之歎雖有稷契之才亦難見矣

○洪武十二年十二月是月徵天下博學老成之士皆應
詔至京師先是
太祖謂禮部臣曰為天下者譬如作大厦非一木所成必聚材而後成天下非一人獨理必選賢而後治故為國得賢不如薦賢朕自臨御以来十有二年思得賢士以興庶績然山林幽遠博學老成之士匿德藏光甘於窮處非招徠之不肯輕出宜下有司悉心推訪禮送于朝
朕將顯用之

○洪武十三年四月己丑命羣臣各舉所知
太祖諭之曰天下賢才未嘗乏也謂皐夔稷契不復生方叔召虎不再出是薄天下之士也但世有升降故才有等差為人上者能量才授職則無施不可盖士之進退係乎國之治否吾以一人之智豈足以盡理天下必賴天下之賢然後足以有為爾等宜體此意各舉所知
以聞

○十月戊辰

太祖諭吏部臣曰天下之務非賢不治求賢之道非禮不
行故湯致伊尹由於三聘漢徵申公安車束帛近朝臣
為朕舉賢朕皆徵用之所舉者多名實不稱徒應故事
而已夫披沙將以求金掘井在於獲泉薦士期於得賢
今所舉皆非豈昧於識人耶抑賢才之果難得也爾吏
部其以朕意再諭天下有司盡心詢訪必求眞材以禮
敦遣

○洪武十五年正月庚戌命天下朝覲官各舉所知一人
太祖諭之曰古之薦舉者以實不以名後世薦舉者徇名
而遺實故往往治不如古朕效倣古制舉用賢才各因
其器能而任使之庶幾求其實效今爾等來朝其各舉
所知凡有一善可稱一才可録者皆具實以聞朕將隨
其才以擢用之無有所隱

○八月己卯有廣東儒士上治平策者
太祖覽之顧謂侍臣曰此人不識道理豈有涉數千年論
治平而不及用賢天下之大欲朕一人自理之乎雖有
至聖之君猶以用人為重曷嘗謂人無足用也蓋獨智
自用所見者狹資賢而任則所及者廣學士宋納對曰
誠如聖諭但賢才之在天下在上豈能周知必賴羣臣
薦舉然得賢與否係乎舉之者何如耳
太祖曰小人舉未必為君子君子所舉未必為小人故觀
其舉者即可知其人之賢否矣

○九月戊申吏部以徵至天下儒士選其經明行修者列其等第上聞

太祖曰賢才固不乏也今賢人君子出為時用大小器使當隨其能毋使有其才而不盡用也

○洪武十七年十二月己亥

太祖諭侍臣曰孔子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朕屢勅有司薦舉賢才而所薦者多非其人豈山林巖穴真無賢者乎特在位者弗體朕意濫舉以塞責耳昔常何薦馬周唐太宗喜其有知人之明今薦舉者若能致一馬周朕豈愛爵賞惜無以副朕望者是以延佇之心朝夕不忘

○洪武十九年七月癸未詔舉經明行脩練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下者郡縣禮送京師

太祖諭禮部郎中鄭居貞曰古之老者雖不任以政至於咨詢謀謨則老者閱歷多而見聞廣達於人情周於物理有可資者居貞對曰人至六十精力衰耗則不能勝事請六十以上者不遣

太祖曰政為比来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問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槩以耄而棄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以備顧問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則於六部及布政司按察司用之

○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丙辰安慶府知事周昌言臣見

士人或因小過罷斥然其才有堪用而於例不得舉宜垂寬宥令有司得薦起之吏部奏言有罪復用無以示懲昌言不可聽

太祖曰良工琢玉不棄小玼朝廷用人必赦小過故改過遷善聖人與之錄長棄短人君務焉苟因一事之失而棄一人則天下無全人矣昌之言誠是其令有司凡士人因小過罷黜及遷謫遠方者知其才德果優並聽舉用

恤刑

○戊戌三月己酉命提刑按察司僉事分巡郡縣錄囚凡笞罪者釋之杖者減半重囚杖七十其有贓者免徵有司有所稽遲重者從輕典輕者原之武將征討有過者皆宥之左右或言去年釋罪囚今年又從末減用法太寬則人不懼法法縱弛無以為治

太祖曰用法如用藥藥本以濟人不以斃人服之或誤必致戕生法本以衛人不以殺人用之太過則必致傷物百姓自兵亂以來初離創殘今歸于我正當撫綏之況其間有一時誤犯者寧可盡法乎大抵治獄以寬厚為本少失寬厚則流入苛刻矣所謂治新國用輕典刑得其當則民無冤抑若執而不通非合時宜也

○吳元年六月甲戌

太祖謂憲臣曰任官不當則庶事不理用刑不當則無辜

受害譬之薅草萊者施鎛不謹必傷良苗繩奸慝者論法不當必傷善類故刑不可不慎也夫置人於箠楚之下屈抑頓挫何事不伏何求不得古人用刑葢不得已懸法象魏使人知而不敢犯夫水火能焚溺人狎之則必傷遠之則無害水火能生人亦能斃人刑本以生人非求殺人也苟不[illegible]其情而輕用之受枉者多矣故欽恤二字用刑之本也

○九月戊寅

太祖謂中書省臣李善長傅瓛楊憲等曰法有連坐之條謂侵損傷人者吾以為鞫獄當平恕非大逆不道則罪止及其身先王之政罪不及孥罰弗及嗣忠厚之至也自今民有犯法者毋連坐叅政楊憲對曰先王用刑世輕世重自元政姑息民輕犯法非重治之則犯者益衆

太祖曰民之為惡譬猶衣之積垢加以澣濯則可以復潔汙染之民以善導之則可以復新夫威以刑戮而使民不敢犯其為術也淺矣且求生於重典是猶索魚於釜欲其得活難矣

○十月甲寅命中書省定律令初

太祖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倣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為條格胥吏易為奸弊自平武昌以來即議定律至是臺諫已立各道按察司將巡歷郡縣欲頒成法俾內外遵守乃命丞相李善長等詳定諭之曰立法貴在

簡當使言直理明人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使奸貪之吏得以夤緣為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務去適中以去煩弊夫網密則水無大魚法密則國無全民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逐日來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之庶可以為久遠之法

○十月乙卯

太祖謂臺憲官劉基章溢周禎等曰紀綱法度為治之本所以振紀綱明法度者則在臺憲凡揭紀綱法度以示百司猶射者之有正鵠也百司庶職操弓矢以學射者以臺憲乎取法故審已不可以不慎苟不知其本察於小物而昧於大體終非至正之道爾等執法上應天象少有偏曲則紀綱法度廢壞而民不得其安況或深文以為能苛察以為智若寧成郅都周興來俊臣之徒巧詆深文恣為酷虐終亦不免若于公陰德子孫乃致貴顯天道昭然深可畏也

○十一月己亥中書參政傅瓛言應天府有滯獄當斷決者

太祖曰淹滯幾時矣曰逾半歲

太祖惕然曰京師而有滯獄郡縣受枉者多矣有司得人以時決遣安得有此瓛頓首曰臣等不能統率庶寮是臣罪也

太祖曰吾非不愛其民而民尚爾幽抑近且如此遠者何由能知自今獄囚審鞫明白須依時决遣毋使淹滯

○洪武元年正月辛丑

太祖謂宰臣曰朕每燕居思天下之事未嘗一日自安盖治天下猶治絲一絲不理則衆緒棼亂故凡遇事必精思而後行惟恐不當致生奸弊以殃吾民以此不敢頃刻安逸至於刑法尤所關心然此非一人所能獨理卿等皆須究心庶幾民無冤抑刑獄清省漢宣帝言獄者所以禁暴止姦養育羣生甚得用法之意卿等宜體之無忽也

○洪武二年八月戊子監察御史睢稼言周官有懸法象魏之文禮經載鄉飲讀法之說皆導民知禮法而遠刑辟也今新律頒布天下鄉井細民猶有不通其說者宜倣古人吉讀法之典命府州縣長吏凡遇月朔會鄉之老少令儒生讀律解析其義使之通曉則人皆知畏法而犯者寡矣

太祖曰威人以法者不若感人以心敦信義而勵廉耻此化民之本也故羞惡之心生則非僻之私格外防之法密則苟免之行興鄉言讀律固可禁民為非若謂欲使民無犯要當深求其本也

○十二月己酉復以廣東行省參政周禎為刑部尚書

太祖諭之曰刑以輔治唐虞所不免觀舜命皐陶之辭始

雖曰明刑終期於無刑臯陶告舜亦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當時君臣莫不以恤刑為重而民亦自不犯所以能致雍熙之治朕嘗觀此深有所契爾其體之

○洪武四年二月戊午以刑部郎中劉惟謙為尚書太祖諭之曰膏梁所以充饑藥石所以療病使無病之人舍膏梁而餌藥石適足以害身仁義者養民之膏梁也刑罰者懲惡之藥石也故為政者若舍仁義而專務刑罰是以藥石毒民非善治之道也今擢爾為刑官之長爾於用法之際常體古人欽恤之意則張釋之于定國皆可為矣爾其勉之

○洪武六年正月辛酉江西行省商民坐沮壞塩法刑官擬以亂法罪當死太祖曰愚民無知而犯法猶赤子無知而入井見者莫不怵惕豈宜遽以死罪論之法司執奏不已太祖曰有罪而殺國之常典然有可以殺可以無殺彼愚民沮壞塩法原其情不過為貪利耳初無他心乃悉免死輸作臨濠

○洪武八年二月甲午勑刑官自今凡雜犯死罪者免死輸作終身徒流罪限年輸作官吏受贓及雜犯私罪當罷職役者謫鳳陽屯種民犯流罪者鳳陽輸作一年然後屯糧

太祖復諭刑官曰天道好生人情惡死朕御天下夙夜靡

寧常懼刑罰失中以乖天道所以特降寛宥之典凡雜犯死罪皆令輸作屯種以全其生且冀其悔罪改過復為善人爾等宜體朕此意務求公平使刑罰得中下無寃抑則不負朕委任矣

○洪武九年十月辛酉

太祖覽大明律謂中書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廣洋等曰古者風俗厚而禁網踈後世人心瀉而刑法密是以聖王貴寛而不貴急務簡而不務煩國家立法貴得中道然後可以服人心而傳後世昔蕭何作漢律九章甚為簡便後張湯猶得以私意亂之況未盡善其能久無弊乎今觀律條猶有議擬未當者卿等可詳議更定

務合中正仍具存革者以聞於是惟庸廣洋等復詳加考訂釐正者凡十有三條

○洪武十四年五月丙申刑部奏決重刑

太祖諭之曰朕嘗命汝等凡有重獄必三覆奏以人命至重恐不得其情則刑罰濫及而死者不可復生也故必欲詳審今汝等槩以重刑來奏其間固有瀆倫亂法罪不可原者亦有一時過誤情有可矜者必當分別若一槩言之則輕重不分矣自今凡十惡非常赦所原者則云重刑其餘雜犯死罪許聽收贖者毋槩言也

○九月辛丑勅刑部尚書胡禎等曰帝王撫臨百姓皆欲其從化至于刑罰不得已而用之故唐虞之法罪疑惟

輕四凶之罪止于流竄今天下已安法令已定有司既
不能宣明教化使民無犯及有小過或加以苛刻朕甚
閔焉夫上有好生之德則下有為善之心改過者多則
輕生者少自今惟十惡真犯者決之如律其餘雜犯死
罪皆減死論

○洪武十五年五月乙卯監察御史雷勵坐失入人徒罪
太祖責之曰朝廷所以使頑惡懾伏良善得所者在法耳
少有偏重民無所守爾為御史而執法不平何以激濁
揚清伸理寃枉且徒罪尚可改正若死罪論決可以再
生乎命法司勵罪以戒深刻者

○十月丙申命刑部都察院斷事等官審錄囚徒
太祖曰錄囚務在情得其眞刑當其罪大抵人之隱曲難
明獄之疑似難辨故往往有經審錄尋復反異蓋由審
刑者之失以至此耳故善理獄者在推至公之心擴至
明之見則巧偽無所隱疑似無所惑自然訟平理直枉
者得伸繫者得釋苟存心不公聽斷不明是猶舍衡以
求平捨鑑以索照獄何由得理事何由能直今命爾等
審錄囚徒務以公破私明辨惑毋使巧為繁滋而疑讞
不決生者拘幽於囹圄死者受寃於地下非惟負朕愼
刑之心實違上天好生之意凡錄囚之意際必預先稽
閱前牘詳審再三其有所訴即與辨理具實以聞

○洪武十六年正月庚戌民有子犯法當死其父以財求

免事覺監察御史奏欲并置於法
太祖曰生死人之大故父子人之至親彼愛根於心但知求其子之生不顧理之所不可爾論法欲并罪其父然於情可恕其赦之

○正月壬子
太祖諭刑部尚書開濟都御史詹徽等曰凡論囚須原其情不可深致人罪蓋人命至重常存平恕之心猶恐失之況深文乎昨民有子犯法當死者其父行賄求免御史執之并欲論罪朕以父子至親其死而救人之情也故但論其子而赦其父自今凡有論決必再三詳讞覆奏而行毋重傷人命

○四月庚寅刑部尚書開濟議法巧密
太祖覽而惡之曰刑罰之設本以禁民為非使之遠罪耳非以陷民也汝張此密法以罔加無知之民無乃用心太刻夫竭澤而漁害及鯤鮞焚林而田禍及麛㲉巧密之法百姓其能免乎此非朕所以望于汝也濟大慚

○六月甲戌刑部尚書開濟等官議定五六日旬時三審五覆之法
太祖曰天下之事不可徇名而失實當因名而責實近聞審覆之法但應旬時之名無曰今是昨非但謂大同小異審覆者未必盡其心告訴者未必盡其情朕深知其弊爾宜戒之

○七月辛亥遣監察御史往浙江等處錄因陛辭
太祖諭之曰古人有言議獄緩刑又曰無敢折獄人命至
重必在詳審不敢輕也夫刑當其罪猶在可務若濫及
非辜豈可復悔草木微物有仁心者方長不折况於人
而可忽乎爾往愼之

○洪武十七年閏十月癸丑命天下諸司刑獄皆屬刑部
都察院詳議平允又送大理審覆然後決之其直隷諸
府州刑獄自今亦準此令庶幾民無寃抑因謂刑官曰
刑者人君用之以防民君之於民如天之於物天之道
春生秋歛而論天之德則曰生君之道仁育義制論君
之德則曰仁夫王良善御豈在於策周公善治豈在於
刑所謂刑者輔治之具是以用之不可不詳故每令三
審五覆無非求其生而已

○洪武十九年十二月戊申都察院左都御史詹徽上言
陛下之於刑獄每存欽恤之意蓋欲期於無刑而頑民狎
玩犯者不止臣愚以爲莫若嚴刑以制之使知所畏而
重犯法
太祖覽之曰刑不可使縱弛亦不可使過嚴縱弛則爲惡
者無所畏過嚴則爲善者或濫及用刑之道但貴得中
則刑清失中則刑亂刑亂而政衰矣如爾所言恐流於
濫其可哉

○洪武二十年四月己酉都察院左都御史詹徽奏有軍

人犯罪當杖其人嘗兩得罪幸宥免矣今復不悛信非良善宜併論前罪誅之以懲餘者太祖曰前罪既宥今復論之則不信矣用刑而不信使人何所措手足且其罪至死而縱之則為縱惡不至死而誅之則為濫刑今罪未至于死而輙欲殺之在爾有故入之罪在朕無恤刑之仁皆不可也仍杖而遣之

○洪武二十三年十二月癸亥

太祖諭刑部尚書楊靖等曰自今惟犯十惡并殺人者論死餘死皆令輸粟北邊以自贖力不給者或二人或三人併力輸運仍令還家備貲以行翰林學士劉三吾等曰聖心仁恕垂念及此罪人受更生之恩矣

太祖曰愚民犯法如蹈飲食嗜之而不知止設法以防其犯而犯者益多推恕以行吾仁而仁或可濟三吾曰三代而上刑罰常簡本仁恕也三代而下刑罰常濫以嚴刻也

○洪武二十四年六月壬午陞太理寺丞周志清為卿

太祖諭之曰大理之職即古之廷尉歷代任斯職者獨漢清稱張釋之于定國唐稱戴冑盖有由其處心公正議法平恕獄以無寃故流芳後世今命爾為大理卿當推情定法毋為深文務求明允使刑必當罪庶幾可方古人不負朕命也

○洪武二十六年十月乙亥大理寺奏四川民以輸粮違期及移易者坐法當誅

太祖曰四川水陸險峻輸輓良難故有失期彼移易者或兩取便利求無逋欠可矣豈得遽論以死甚非愛民之心其悉宥之仍給道理費遣還病不能至者遣内官就道給賜税粮未足者令就本處輸之

賞罰

○甲辰三月辛未

太祖御西樓有軍士十餘人自陳戰功以求陞賞

太祖諭之曰爾從我有年爾才力勇怯我縱不知將爾者必知之爾有功予豈遺爾爾無功豈可妄陳有功不賞是謂吝無功求賞是謂貪吝則失衆貪則踰分夫有超人之才能者必有超人之爵賞爾曹不見徐相國耶今貴為元勲其同時相從者猶在行伍予亦豈忘之乎以其才智止此弗能過人故也今爾曹自陳戰功以求陞賞國家名爵烏可幸得耶爾曹苟能繩勉立功異日爵賞我豈爾惜但患不力耳於是皆慙服而退自是無有復言者

○乙巳三月辛巳常遇春平贛州軍還

太祖御戟門頒賞勞之曰將軍勤勞于外南平諸郡兵不失律民無所擾自嶺以南望風降附是能奉揚威武克定邦家報功之典予奚敢後今錫以布帛文綺用彰厥

功以荅三軍之用命夫賞以酬功爵以旌德侯海宇寧
謐恩數有加將軍其獎率三軍更圖後舉茂建偉烈益
著耿光以副予所托將軍其勗之哉遇春曰臣奉
主上成筭所至輒克非臣所能
太祖善其對
○吳元年九月辛丑平吳師還論功行賞
太祖諭諸將曰自兵興以來天下豪傑紛起予將兵渡江賴
上天之靈將士之力拓地開彊削平敵國如陳友諒兵衆
地大已先摧滅張士誠兵強積富今亦就擒非爾將士
用命何以致此今論功行賞以報勞勩如王國寶等效
於王事而不得與吾甚惜之自古帝王多以征戰而得

天下皆有名世之將以佐輔之爾等今日之功亦何忝
於古之名將乎但從軍在外與經營布置在內者任雖
不同其勞則一馮宗異留守京城軍府之事獨任其勞
亦宜受賞然江南既平當北定中原以一天下毋狃於
暫安而忘永逸毋足於近功而昧遠圖大業垂成更須
努力達等頓首曰臣等叨承
主上成筭幸獲成功敢不益盡心力以圖尺寸明日達等
入謝
太祖語之曰公等還第置酒為樂否對曰荷
主上恩德皆置酒相慶
太祖曰吾寧不欲置酒與諸將為一日之歡但中原未平

非宴樂之時公等不見張氏所為乎終日相與酣歌逸
樂今竟何如宜深戒之

○洪武二年七月癸丑監察御史謝恕巡按松江以欺隱
官租逮繫一百九十餘人至京師多有稱冤者治書侍
御史文原吉等以其事聞
太祖命召數人親問之曰悉得其情乃責恕曰御史耳目
之官當與民辨是非明曲直不使冤抑方為稱職今爾
為御史不能為民伸冤理枉反陷民於無辜朝廷耳目
將何賴耶於是盡釋其人以恕下吏原吉等能不敢蔽
聰明賞綵幣有差

○洪武五年正月己丑
太祖召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勝各賜交
趾弓五十彤弓百因謂之曰古者諸侯有四夷之功則
賜之弓矢卿等宣力四方克著勳勞故有此賜達等謝
曰臣等賴
陛下威靈獲效微勞豈足齒錄而寵恩屢降何以當之
太祖曰古人有言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有釁雖貴罰也況
卿等開國之臣其章大矣故賜以此不為過也

○洪武七年正月乙亥蘭州捌里麻民郭買的叛誘番兵
入寇詔立賞格購捕之蘭州衛遣其兄着沙與其弟火
石歹往招之郭的買不從着沙火石歹夜斬其首以歸
本衛以其事聞請賞之

太祖曰買的罪固當死然為兄弟者告之不從執之而已乎自刃之有乖天倫若賞之非所以令天下也但以其所獲牛馬給之耳

○洪武十年五月戊寅朔

太祖謂侍臣曰賞罰者國之大權人君操賞罰之權以御天下一本於至公故有公者雖所憎必賞有罪者雖所愛必罰賞以當功上不為德罰以當罪下不敢怨不以小嫌而妨大政不以私意而害至公庶有以服天下之心

○洪武十三年正月乙巳

太祖謂侍臣曰人言天子居至尊之位操可致之權賞罰予奪得以自專朕則不然凡出一言行一事兢兢業業惟恐上違天命下拂人情況賞罰予奪國之大柄一有愛憎忿戾於其間則非大公至正之道是以此心斯須不敢忽也侍臣對曰

陛下持心若此太平長久之道也

○洪武十四年正月丙申

太祖諭禮部臣曰人君操賞罰之柄以御天下必在至公無善而賞是謂私愛無過而罰是謂私罰惡此不足以為勸懲朕觀漢高帝斬丁公封雍齒唐太宗黜權萬紀李仁發而賞魏徵之直皆至當可以服人所謂賞一君子而人皆喜罰一小人而人皆懼朕於賞罰未嘗敢輕若一時處分或有未當卿等宜明白執論寧使賞厚于

罰但不可濫及使小人僥倖耳
○洪武二十三年十一月己丑朔人有上書言申明善惡
以勸懲天下
太祖覽之以示廷臣曰好善惡惡人之常情彼上書者言
此亦知為政之道夫旌善則善人勸懲惡則惡人息朕
往令天下立申明旌善亭正為此也數年以来有司奉
行不謹致令廢弛甚失勸懲之意今言者深合朕心宜
再申明使天下遵守

寛賦

○吳元年正月戊戌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予嘗親歷田野見人民凋弊土地荒
蕪失業者多蓋因久困兵革生息未遂譬之觸熱者思
得清涼冒寒者思就溫燠為之上者固當念之且如太
平應天宣城諸郡乃吾渡江開創之地供億先勞之民
其有租賦宜與量免少甦民力省臣傅瓛對曰卹民王
者善政
主上念之及此真發政施仁之本也民之受賜如大旱之
時霖雨其喜當何如
太祖因嘆曰吾昔在軍中嘗乏粮空腹出戰歸得一食雖
甚粗糲食之甚甘今尊居民上飲食豐美心未嘗忘之
況吾民居于田野所業有限而又供需百出豈不重困
於是免太平府租賦二年應天宣城等處租賦一年

○洪武元年正月甲申詔遣周鑄等一百六十四人往浙西覈實田畝謂中書省臣曰兵革之餘郡縣版籍多亡田賦之制不能無增損征斂失中則百姓咨怨今欲經理以清其源無使過制以病吾民夫善政在于養民養民在於寛賦今遣周鑄等往諸府縣覈實田畝定其賦税此外無令有所妄擾復諭鑄等曰爾經理第以實聞毋踵襲前弊妄有增損曲徇私情以病吾民否則國有常憲各賜衣帽與之

○洪武十一年二月辛未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人君視天下猶一家一家之内一人不安則事為之廢天下之廣尺土不寧則君為之憂近者雷州府海康遂溪二縣田地為潮水所漬斥鹵不收租税從何而出其令有司覈實免之

○洪武十三年三月壬辰朔命户部減蘇松嘉湖四府重租粮額

太祖謂之曰天地生物所以養民上之取民不可盡其利也夫民猶樹也樹利土以生民利食以養養民而盡其利猶種樹而去其土也比年蘇松各郡之民衣食不給皆為重租所困民困於重租而官不知鄙是重賦而輕人亦猶虞人反裘而負薪徒惜其毛不知皮盡而毛無所傅豈所以養民哉其賦之重者宜悉減之

○六月戊寅

太祖諭户部臣曰曩者奸臣聚斂深為民害稅及天下纖悉之物朕甚恥焉自今如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車絲布之類皆勿稅爾户部其榜示天下使其周知

恩澤

○己丑三月丁巳方國珍遣郎中張本仁以溫台慶元三郡来獻且以其子關為質

太祖曰古者虞人不從則為盟誓盟誓變而為交質子此衰世之事豈可蹈之凡人之盟誓交質者皆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既誠心来歸便當推誠相與當如青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為哉乃厚賜關而遣之關後改名明完

○丙午四月戊辰

太祖幸濠州父老經濟等来見

太祖與之宴謂濟等曰吾與諸父老不相見久矣今還故鄉念父老鄉人遭懼兵難以来未遂生息吾甚閔焉濟等對曰久困兵爭莫獲寧居今頼

主上威德各得安息勞

主上憂念

太祖曰濠吾故鄉父母墳墓所在豈得忘之諸父老宴飲極歡

太祖又謂之曰諸父老皆吾故人豈不欲朝夕相見然吾不得久留此父老歸宜教導子弟為善立身孝弟勤儉

養生鄉有善人由家有賢父兄也濟等頓首謝
太祖又曰鄉人耕作交易且令無遠出濱淮都郡尚有冦兵恐為所抄掠父老等亦宜厚自愛以樂高年於是濟等皆歡醉而去

○洪武元年正月戊寅方國珍至京師
太祖諭之曰汝獻款已久何為反側復勞征伐國珍頓首曰臣遭時多艱逃死海上終期歸附聖明以全首領不意又勞王師然此非出臣心實為群小所誤是以至此惟
陛下哀其愚昧赦其死罪
太祖曰草昧之時英雄角逐人孰不欲有為亦誰能識帝王之有眞者其為去就不能無所齟齬爾之所為亦何

足責朕推赤心待人汝其自安勿用懷疑國珍頓首謝遂賜第居京師

○十一月丙寅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吾念將士征戰而死者其父母妻子尤可念也死者既不可見所可見者惟生存者耳其即為優恤之凡遇時節預給薪米錢物使其死者受祭生者有養則吾君臣於歲時宴樂心亦少安省臣對曰
陛下推廣仁愛徧及於下而存歿感蒙恩惠
太祖曰始者將士皆從皆望成功以取富貴今天下已定生者既膺爵賞而死者不可復作吾未嘗忘之故優恤其家以見不忘同濟艱難之意

○洪武四年正月癸卯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今日天寒有甚於冬京師尚爾况北邊荒漠之地氷厚雪深吾守邊將士甚艱苦爾中書其以府庫所儲布帛製綿襖運赴蔚朔寧夏等處以給將士省臣對曰守邊將士衣襖歲有常供無庸再運

太祖曰將士有常供朕固知之特以今天寒異於常特故命加給耳古人一夫不獲引咎在躬况守邊將士尤朕所知深念者其給之無緩

○洪武七年三月己丑燕山都衛獲元故官及來降之人送至京師中途逃竄者

太祖曰勅諭邊將曰元運既終天命歸我中華凡其遺民皆吾赤子今既來歸又輙逸去蓋彼生長之日深而此撫綏之意淺故去之耳自今凡有來歸者爾等善撫綏之有欲就彼住者擇善地以居之便其畜牧有欲來京者擇善人以送之毋令失所

○洪武十八年七月丙子時州縣父老有詣闕上言縣官善政當罷任而舉留者

太祖賜手勅獎勵復職加賜衣幣侍臣曰縣令撫民職所當然

陛下加以厚恩待之至矣

太祖曰郡縣之治自守令始朕向在民間常見縣官由儒者多迂而廢事由吏者多奸而弄法蠹政厲民靡所不

至遂致君德不宣政事日壞加以凶荒弱者不能聊生強者去而為盜此守令不得其人之故也今縣官能為吾拊循百姓達吾愛養斯民之意得其歡心豈不深可嘉尚且為政以得民心為本以得民心則其去也民豈得不愛而留之不才者民疾之如仇讐惟恐其去之不速豈肯留也即此可以知其人之賢否矣使守令皆能撫民天下何憂不治賞而勸之非濫恩也

賑貸

○洪武元年七月庚寅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中原兵難之後老稚之孤貧者多有所失宜遣人賑䘏之省臣以國用不足為對

太祖曰得天下者得民心也夫老者民之父母幼者民之子弟恤其老則天下之為子弟者悅恤其幼則天下之為父母者悅天下之老幼咸悅矣其心有不歸者寡焉苟視其困窮而不之恤民將憮然曰惡在其為我上也故周窮乏者不患無餘財惟患無是心能推是心何憂不足今日之務此最為先宜速為行之

○洪武三年正月丁巳西安鳳翔二府飢耆民宋昪等來言

太祖即命戶部往賑之戶部奏彼民飢須運粟以濟之

太祖惻然曰民旦暮待哺如涸魚之欲水若待運粟濟之死者多矣況今東作方興民無食而廢耕將見其患益甚即令戶部主事李亨馳驛往賑之戶給粟一石計三

萬六千八百八十九石

太祖謂戸部侍郎楊靖曰夫代天理民者君也代君養民者守令也今使者還言青州民飢有司不以聞是豈有愛民之心哉亟遣人馳驛往賑之就逮治其官吏於是所賑人戸凡二十一萬四千六百為鈔五百三十六萬錠有奇

保全功臣

○甲辰四月乙巳

太祖聞諸功臣家僮僕多有横肆者乃召徐達常遇春等諭之曰爾等從我起身艱難成此功勳匪朝夕所致比聞爾等所畜家僮乃有恃勢驕恣逾越禮法此不可不

治也小人無忌不早懲治之他日或生釁隙寧不為其所累我資將臣共濟大業同心二德保全始終豈宜有此故與爾等言此輩有横肆者宜速去之如治病當急去其根若隱忍姑息終為身害

○洪武三年十二月甲子

太祖退朝從容與諸將論興兵以來征伐之事謂中山侯湯和等曰朕賴諸將佐成大業今四方悉定征伐休息卿等皆爵為公侯安享富貴當保此祿位傳子孫與國同休然須安分守法存心謹畏則自無過舉朝廷賞罰一以至公朕不得而私也昔尉遲敬德見唐太宗危迫單騎入王世充陣中與單雄信力戰翼衛太宗以出其

功大矣及太宗宴羣臣敬德與任城王道宗爭長擊其目幾眇太宗怒欲寘之法非羣臣力諫太宗肯惜其功而貸其罪乎又如長孫無忌文德皇后親弟也嘗佩刀入禁門監門者失於覺察后請治以法太宗特命釋之帝室親姻有罪猶不可免況其他乎卿等能謹其所守則終身無過失矣

○洪武四年十一月壬申

太祖御武樓下指揮使郭英等侍側

太祖顧謂英等曰朕嘗思保天下汝能思保身與家乎英曰臣性至愚嘗念及此

太祖曰朕命軍士往臨濠造宮殿汝等又役之為私室豈保身與家之道哉英等駭愕頓首請罪

太祖曰朕未忍加罪汝當內省於心朕與汝等分雖君臣恩同父子一子被責而衆子知懼則家可保矣如楊廌等其罪當死朕雖宥之亦竄之遠地使衆人知懼不至廢法傷恩朕思所以保汝輩之道汝乃不思保其身誠愚也既又曰昔朕

皇考嘗言凡人守分植財如置田地稼穡收穫歲有常利用之無窮若悖理得財如貪官汙吏獲利雖博有喪身亾命之憂今汝俸祿有如力田歲享其利無有已時比於貪饕所得用之有盡猶潢汙之水朝盈而夕竭矣汝等有勲於國朕既酧以爵祿能守而勿失則子孫永有

所賴汝其識之英等頓首謝曰
陛下訓飭臣等切至銘刻不敢忘也
○十二月甲申時諸勳臣所賜公田莊佃多倚勢冒法凌
暴鄉里而諸功臣不禁戢
太祖乃召諸勳臣諭之曰古人不虧小節故能全大功不
遺細行故能成大德是以富貴終身聲名永世今卿等
功成名立保守晚節正當留意而所有莊佃常倚汝之
勢挾滅以凌鄉里卿等何可不嚴戒約之彼小人耳戒
之不嚴必漸自縱自縱不已必累爾之德也

禮前代

○洪武三年六月丁卯左　副將軍李文忠遣人送故元諸
孫買的里八剌等至京師及以其寶冊來獻省臣楊憲
等請以買的里八剌獻俘於廟寶冊令百官具朝服進
太祖曰寶冊貯之庫不必進也古者雖有獻俘之禮武王
伐殷曾用之乎憲曰武王事殆不可知唐太宗嘗行之矣
太祖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若遇隋之子孫亦恐不行此禮
元雖夷狄入主中國百年之內生齒浩繁家給人足朕
之祖父亦預享其太平雖古有獻俘之禮不忍加之只
令服本俗衣以朝朝畢賜以中國衣冠就令謝復謂憲
曰故國之妃朝於君者元有此禮不必效之亦令衣本
俗服於中宮朝見見畢賜之中國服亦令就謝
○已巳買的里八剌朝見

太祖謂省臣曰朕見前代帝王革命之際獲其后妃往往不以禮遇欺孤虐寡非盛德所為朕甚不取今元脫忽思后在此北狄但知食肉飲酪且不耐暑其飲食居第務適其宜若其欲歸當遣還沙漠

○洪武四年正月庚寅

太祖謂侍臣曰推誠心以待人路人可使如骨肉以嫌猜而御物骨肉終變為仇讐朕遇前元親族如高昌岐王等皆授以顯職仍令帶刀侍衛一無所疑朕待之如此彼豈肯相負哉侍臣對曰

陛下此心實古帝王一視同仁之心也

○洪武七年九月丁丑

太祖謂廷臣曰草木無心遇春而長茂遇秋而零落氣之所感猶如榮悴況於人乎崇禮侯買的里八剌南來已五載今既長成豈無父母鄉土之思宜遣之還於是厚禮而歸之選老成宦者咸禮袁不花帖木兒二人送其行復遣其父愛猷識理達臘織金文綺及錦衣各一襲買的里八剌辭

太祖諭之曰爾本元君子孫國亡就俘曩卽欲遣爾歸以爾年幼道理遼遠恐不能達今既長成朕不忍令爾久客於此故特遣歸見爾父母親戚遂骨肉之愛又謂二宦者曰此是故元之嗣也不幸至此長途跋涉爾善視之

○洪武十一年六月壬子遣使致祭故元幼主於沙漠
太祖命禮部臣曰曩者元運既終其末帝能知天命遁歸
沙漠今聞其子愛猷識理達臘沒於彼可遣使弔祭禮
部臣對曰道里遼遠使者難至況彼久離中華已變異
俗非典禮所加
太祖曰帝王以天下為一家彼不出覆載之外何遠之有
彼雖異俗其愛憎之情未嘗不同敬其主則其臣悅況
典禮所加其孰得違德舍禮哉於是自為文祭之

禮臣下

○洪武元年七月丙子勑諭新授北方守令曰牧民之任
當愛其民況新附之邦生民凋瘵不有以安養之將復
流離失所望矣爾宜體朕意善撫循之毋加擾害簡役
省費以厚其生勸孝勵忠以厚其俗能如朕言不但民
受惠於汝汝亦獲循良之名矣乃命中書給賞以厲其
廉恥

諭將士

○己亥春正月乙巳
太祖既撫定寧越欲遂取浙東未下諸郡集諸將諭之曰
仁義足以得天下而威武不足以服人心夫克城雖以
武而安民必以仁吾師比入建康秋毫無犯故一舉遂
定今新克婺城民始獲甦政當撫恤使民樂於歸附則
彼未下郡縣亦必聞風而歸故取天下以不殺為本吾

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殺人輒喜不自勝蓋師旅之行勢如烈火火烈則人必避之故鳥不萃鷹鸇之林獸不入網羅之野民必歸寛厚之政為將者能以不殺為心惟國家之利在巳亦蒙其福為之子孫者亦必昌盛爾等從吾言則事不難就大功可成矣

○癸卯九月壬申

太祖平陳友諒還告廟飲至論功行賞賜常遇春廖永忠田餘將士金帛有差因與諸將論鄱陽之戰諸將請曰自古水戰必得天時地利乃為可勝若周瑜之破曹操因風水之便乃能勝之陳友諒兵據鄱陽先處上流而待我是得地利矣況我勞而彼佚今勝之誠未諭也

太祖曰汝不聞古人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陳友諒兵雖衆强人各一心上下猜疑矧用兵連年數敗而無功不能養威俟時今日適勞於東明日又馳騖於西失衆心也夫兵貴時動動則威威則勝我以時動之師威不震之虜將士一心人百其勇如鷙鳥搏擊巢卵俱覆此所以為吾破也諸將皆歎服

○十二月戊午

太祖閱武于雞籠山還坐西苑名指揮華雲龍等諭之曰今日所閱騎士汝能知其數否對曰不知

太祖曰陣勢或圓或方或縱或横斂合布散倏往忽來使人莫測善用兵者以少為衆以弱為强逸巳而勞人伐

謀而制勝運乎陰陽行乎鬼神雖有勇者莫能施其力智者莫能用其謀斯為妙矣大抵兩敵相對在審其強弱識其多寡以正應以奇變奇正合宜應變弗失百戰百勝之道也汝等其識之

○甲辰三月己巳句容儒士戎簡見

太祖與語及陳氏之事簡曰

主上向者敗陳氏于九江其衆既潰何不乘勝直抵武昌而乃引還今雖克之費力亦多矣

太祖曰汝儒者豈不聞覆巢之下有完卵乎況事有緩急兵貴權宜當陳氏兵敗我豈不知乘勝以蹴之兵法曰窮寇勿追若乘勝急追彼必死鬪殺傷必多吾故縱之遣偏師綴其後防其奔逸料彼創殘之餘人各偷生喘息不暇豈復敢戰我以大軍臨之故全城降服一者我師不傷二者生靈獲全三者保全智勇所得不亦多乎簡大悦服他日

太祖與諸將論用兵方畧因謂諸將曰汝等非不善戰然臨事决機智或不足宜親近儒者取古人之書聽其議論以資智識前者戎簡所言吾雖非之然當時將校亦有勸我邀之下流而以全師蹙之武昌賊衆可以全獲軍中皆以為奇謀不知簡亦能言之然皆非吾意也汝等當思之勿以吾不用簡言而遂輕儒者

○甲辰五月丙寅

太祖諭諸將曰汝等所統軍士雖有衆寡不同要必皆識
之知其才能勇怯何如緩急用之如手足相衛羽翼相
蔽必無喪失若但知其名數不識其能否猝臨戰陣何
以應敵且人家有僮僕亦須知其能否矧為將率而不
知士卒可乎夫能知人則勇者効力智者効謀鮮有不
盡心者𠔥一縣觀之則勇者退後而智者韜策矣汝等
其識之

○乙巳春正月乙酉
太祖將經理淮甸親閱識將士命鎮撫居明率軍士分隊
習戰勝者賞銀十兩其傷而不退者亦勇敢士賞銀有
差且徧給酒饌勞之仍賜傷者醫藥因諭之曰刃不素

持必致血指舟不素操必致傾溺弓馬不素習而欲攻
戰未有不敗者吾故擇其汝等練之今汝等勇健若此
臨敵何憂不克爵賞富貴惟有功者得之顧謂起居注
詹同等曰兵不貴多而貴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陣近聞
軍中募兵多冗濫者吾特為戒之冀得精銳庶幾有用
也

○辛丑命千户夏以松守臨江張信守吉安單安仁守瑞
州悉屬江西行省節制將行
太祖召以松等諭之曰汝皆吾親故有功之人故命以專
城之寄夫守一郡必思所以安一郡之民民安則汝亦
安矣昔者喪亂未免有事於征戰今既平定在於安輯

之而已凡守城者譬之守器當謹防損傷若防之不固
致使缺壞則器為廢器守者亦不得無責矣吾不以富
貴而忘親故汝等勿以親故而害公法庶幾上下之間
恩義兼盡生民享安全之福汝等亦有無窮之美矣

○九月丙辰

太祖諭諸將校曰近平章常遇春克襄陽軍還之日極稱
先鋒張煥勇智兼人小心畏法予聞甚喜若其始終如
一吾易所守異日用將一軍未嘗不可大抵人有才能
者不失於粗鄙則失於驕蹇若煥既有如是之能而小
心畏法此其所以可喜也汝等當壯盛之年正當發奮
以取功名豈可碌碌隨衆進退我之用人一善皆錄不
掩其能毋謂雜處於衆人之中而我不汝知譬如良金
在沙而淘者識之美玉在璞而琢者取之若果能建立
奇勲即有超人爵賞苟畏怯無能而希慕賞功猶不稼
穡而欲望有秋其可得乎

○丙午四月癸亥淮安降將梅思祖等至建康

太祖諭之曰汝等多故趙均用部曲往往皆授重名繼歸
張氏復食其祿今來歸我寧無舊主之思乎諸將對曰
草昧之際誠欲擇豪傑以自附今幸去彼而從
主上猶出昏暗覩天日豈敢有反覆耶

太祖曰汝豈真知我之可附哉諸將曰臣觀
主上豁達大度英明果斷推赤心以任人輟衣食以賞士

令行禁止眞命世之主臣等誠得所歸
太祖曰爾等既無二心當戮力建功以保富貴諸將皆頓首謝

○七月丁未
太祖以淮安諸郡既平遂議討張士誠召中書省及大都督府臣謂曰張士誠據姑蘇數侵擾吾近皆爲吾境内之寇不可不討諸公其熟計之右相國李善長對曰張氏宜討久矣然以臣愚觀之其勢雖屢屈而兵力未衰土沃民富又多儲積恐難卒拔宜候隙而動
太祖曰彼昏淫益甚挑釁不已今不除之終爲後患且彼疆域日蹙長淮東北之地皆爲吾有吾以勝師臨之何憂不拔況彼敗形已露何待觀隙徐達進曰張氏驕横暴殄奢侈此天亡之時也其所任驍將如李伯昇呂珍之徒皆齷齪不足數徒擁兵衆爲富貴之娯耳其居中用事者黄蔡葉三叅軍輩迂濶書生不知大計臣奉
王上威德率精鋭之師聲罪致討三呉可計日而定
太祖喜顧達曰諸人局於所見獨爾合吾意事必濟矣

○八月辛亥命中書左相國徐達爲大將軍平章常遇春爲副將軍帥師二十萬伐張士誠
太祖御戟門集將佐諭之曰古人立大功於天地間者必因其時以立其志如伊尹佐湯以伐桀呂望佐武王以翦商皆得其時而志在於天下蒼生也自大亂以來豪

傑並起所在割據稱名號者不可勝數江南亂雄西有
陳友諒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衆數十萬吾介乎
二人之間相與抗者十餘年觀二人所為其志豈在於
民不過貪富貴聚淵藪劫奪殺擄而已友諒敗滅獨士
誠據有浙西北連两淮恃其强力數侵吾之疆埸賴諸
將連歲往討克取两淮之地今惟浙西姑蘇諸郡未下
故命卿等討之卿等宜戒飭士卒毋肆虜畧毋妄殺戮
毋發丘隴毋燬廬舍聞張士誠母葬姑蘇城外慎勿侵
毀其墓汝等毋忘吾言諸將帥務在輯睦勿縱左右欺
凌軍士凡為將之功必資士卒善撫恤之大抵克敵者
必以成功為効樹德者必以廣恩為務卿等勉之諸將
皆再拜受命

○吳元年七月戊寅

太祖諭諸將曰兵以戢亂非為亂也若假兵以逞志仁者
所不為曩者元季兵興羣雄角逐恃威憑陵者非止一
人其間有以貨財而貪戾者有以聲色而淫暴者有因
仇讐而報復者有因忿怒而加誅者提兵奮旅求快意
於一特而不知傷人害物有不勝其荼毒朕往往行師
之際必申嚴號令以戢貪暴汝等從事征討宜體此意
若曹彬曹翰之事可為勸戒矣吾嘗以此諭徐達為將
之道雖務威嚴要之以仁愛為本達能聽吾言攻城下
邑不肆殺戮可謂善將矣汝等其勉効之

○九月甲戌命參政朱亮祖帥浙江衢州金華等衛馬步舟師方國珎

太祖曰方國珎魚鹽負販呰竊偷生觀望從違志懷首鼠今出師討之勢當必克彼無長策惟有泛海遁耳三州之民疲困已甚城下之日毋殺一人於是亮祖頓首受命而行

○戊子

太祖御戟門閱試將士因諭千户趙宗等曰軍士行伍不可不整進退不可無節雖營廬舍亦必部伍嚴整遇有調發易於呼名不致失次自今居營者必以總旗為首小旗次之軍人又次之列屋而居凡有出征雖婦女在家亦得互相保愛臨敵之時亦如前法居則部伍不亂行則進退有節加之將有智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復簡閱騎士弓弩各為部分諭之曰汝等知弓力乎其力但能至百步百步之外又加五步焉不能入矣故善射者求中於百步之内則弓無敗折之患馭馬亦然其力能至百里百里之外加十里焉則馬力疲矣故善馭馬者常使其力有餘而不盡則馬無蹶傷之失況攻戰之際馬力居多平原曠野馳騁上下無不從志克敵追奔所向無前皆在馬力若不善於調養使其力乏之則臨陣之際必至敗事無以成功矣因下令將士不得私乘戰馬及載他物違令者罪之

○十月甲子命中書右丞相信國公徐達為征虜大將軍
中書平章掌軍國重事鄂國公常遇春為征虜副將軍
率甲士二十五萬由長淮入大河北取中原中書平章
胡廷瑞為征南將軍江西行省左丞何文輝為副將軍
率吉安寧國南昌袁贛滁和無為等衛軍由江西取福
建以湖廣參政戴德隨征湖廣平章湯璟左丞周德興
參政張彬率武昌荆州益陽常德潭岳衡澧等衛軍取
廣西
太祖召諸將諭之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
命將出師必在得人今諸將非不健鬬然能持重師有
紀律戰勝攻取得為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達當百萬
之衆勇敢先登摧降陷陣所向披靡莫如副將軍遇春
然吾不患遇春不能戰但患其輕敵耳吾前在武昌親
見遇春纔遇數騎挑戰即輕身赴之彼陳氏如張定邊
者何足稱數尚據城指揮遇春為大將顧與小校爭能
甚非所望切宜戒之若臨大敵遇春須領前鋒或敵勢
强則遇春與參將馮宗異分為左右翼各將精鋭以擊
之左丞薛顯參政傅友德皆勇畧冠諸軍可各領一軍
使當一面或有孤城小敵但遣一將有膽畧者付以總
制之權皆可成功達則專主中軍策勵羣帥運籌決勝
不可輕動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識之又謂
達曰閫外之事汝實任之茲行必自山東次第進取山

東古云十二山河之地師行之際須嚴部伍明分數一
衆心審進退之機適通變之宜使戰必勝攻必取我虛
而彼實則避之我實而彼虛則擊之將者三軍之司命
立威者勝任勢者強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
吾嘗與諸豪傑並鬭[illegible]敗者未有不由威不立而勢
輕也汝其慎之諭友德曰此行汝當努力昔漢高祖與
項羽爭衡彭越宣力於山東今用師自山東始汝其勉
之諭廷瑞曰汝以陳氏丞相來歸事吾數年忠實無過
故命汝總兵往取福建何文輝為爾之副湖廣參政戴
德從汝調發二人皆吾親近之人勿以此故廢軍政凡
號令征戰一以軍法從事吾昔微時在行伍中見將師
統御無法心竊鄙之及後握兵柄所領一軍皆親附之
士一日驅之野戰有二人犯令即斬以徇衆皆股栗莫
敢違吾節度人能立志何事不可為閩汝往年嘗攻閩
中必深知其地里險易今總大軍進往凡攻圍城邑必
擇便利可否為之進退無失機宜克定之功全賴於汝
於是達等辭出

○是日大將軍徐達等與諸將各率兵啟行
太祖復大召諸將士諭之曰今命爾諸將各率所部以定
中原汝等師行非必畧地攻城而已要在削平禍亂以
安生民凡遇敵則戰若所經之處及城下之日勿妄殺
人勿奪民財勿燬民居勿廢農具勿殺耕牛勿掠人子

女民間或有遺棄孤幼在營父母親戚來求者即還之此陰騭美事好共為之復諭楊璟等曰南方之地皆入版圖惟北山東尚未寧一兩廣八閩尚未歸附已命丞相徐達平章常遇春等北定中原平章胡廷瑞等分道南征以取八閩俟八閩既定就以其師航海趨廣東故命爾等率荊湘之衆進取廣西兩軍合勢何征不克何堅不摧爾其務靖亂止暴撫綏順附使遠人畏服懋建乃勛毋替予命諸將皆頓首受命各引兵發

○十二月辛亥

太祖遣人諭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曰聞將軍已下齊魯諸郡中外皆慶予獨謂勝而能戒者可以常勝安而能警者可以常安戒者雖勝若始戰警者雖安若履危夫屢勝之兵易驕久勞之師易潰能慮于敗乃可以無敗能慎于成乃可以有成必須周防謹密常若臨敵勿生懈怠為人所乘慎之慎之

○洪武元年正月丙子征南將軍湯和移師進攻延平

太祖遣使賫勅諭和曰軍中之事難於執一惟當以德服人必其負固弗順然後威以震之凡推德必先邇者邇者遠之所瞻示威必先大者大者小之所憑邇服則遠來大慴則小懼又曰若欲人不違已當使之以信欲人成功當任之以專不信則令不一不專則權有所分矣凡此皆汝所短故特諭之

○三月甲戌

太祖諭武臣曰汝曹從朕起兵攻城畧地多宣勞力然近日新降附者亦有陞擢居汝輩之上而爾反在其下非棄舊取新今天下一家用人之道至公無私彼有智謀才畧克建功勛故居汝輩之上夫有兼人之才出衆之智乃有超人之爵賞汝輩苟能日親賢士大夫以廣其智識努力以建業不患爵位之不顯也於是皆頓首感激各賜繡衣以慰勉之

○乙酉

太祖御奉天門與劉基論兵事

太祖曰克敵在兵而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非人則兵必敗是以兩軍之間決死生成敗之際有精兵不如良將基對曰臣荷

聖上厚恩得侍左右每觀廟筭初謂未必皆然及至摧鋒破敵動若神明臣由是知任將在

陛下將之勝不若主之勝也然臣觀

陛下常不拘古法而勝此尤所難也

太祖曰兵者謀也因敵制勝豈必泥於古哉朕嘗親當矢石觀戰陳之事闔闢奇正頃刻變化猶風雲之無常勢要在通其變耳亦何暇論古法耶

○洪武二年正月丙申

太祖御奉天殿受朝賀大宴羣臣宴畢

太祖見諸功臣進退有禮名前諭之曰朝廷之間以禮為
主人之有禮如衣之有章朕聞元世祖命伯顏阿木二
人平江南班師之日世祖遣儒臣許衡齋酒郊迎之兩
人推讓莫肯先飲伯顏曰阿木之功當先酌阿木曰伯
顏之功當先酌相讓者久之衡歎曰賢矣哉古有拔劍
擊柱而爭功者視此何如今觀卿等雖出身行陣而進
退周旋不失禮度朕為之喜卿等能始終如此何患後
世無稱道之者

○三月丙申命京衛將士練習武藝是時諸將率師平定
中原入關陝而將士之留京師者多安逸
太祖諭之曰凡事必預備然後有濟先時浚流臨旱免憂

已涸而汲沃焦弗及汝等當閒暇之日宜練習武藝不
可謂無事使可宴安也夫溺於宴安者必至於危亡安
而慮危者乃可以常安又曰成功非易保祿尤難今國
家之用人正如用車苟有齟齬不行即移載他車矣汝
等其戒之諸將皆頓首謝

○戊戌
太祖諭指揮同知袁義曰爾所統軍士多山東健兒勇而
好鬭若加訓練悉是精兵然當推恩意以懷之嚴號令
以一之庶幾臨敵之際得其死力今新陞武職者多不
知訓練之法不思今日富貴皆自戰功得之且智超百
人為百人之長智超千人為千人之長智超萬人為萬

人之長昔平章俞通海與陳氏戰鄱陽湖陳氏以巨艦壓通海舟勢危急其所統軍士皆奮勇力以首觝艦鐵帽盡壞而後得脱非通海訓練有素恩威兼濟安能得其死力若此爾等宜効之慎毋怠惰廢事

○庚子

太祖諭諸將校曰自古帝王居安慮危處治思亂今天下初定豈可遽以為安而忘警戒朕觀爾等智慮多不及此唯知享富貴取娯樂於所統軍士懵然不知簡練儻一旦有警將安用之朕昔下金華時館于廉訪司有給掃除老兵數人能言元時黠兵事使者問其主將曰爾兵有乎曰有使者曰何在主將舉所佩繫囊出片紙指其名曰盡在此矣其怠弛如此及天下亂無兵可用乃集農夫驅市民為兵至不能彎弓發一矢駢首就戮妻子為俘國之亡者實此輩亡之矣汝等可不戒哉

○洪武三年六月庚辰以大都督府都督僉事張温兼陜西行都督府僉事温先從大將軍攻蘭州有功及是入謝

太祖諭之曰蘭州之捷可謂奇功夫將帥之道有功不伐則功益顯恃功驕恣則名益隳是故惟仁者不矜其功而智者克成其名仁智兼全所向無敵若之仁寡智雖有勇敢之士百萬不足恃也古者仁智之將撫摩安輯見情達變坐而制勝以樹勳立名於當時者國家莫不倚重之功名始終萬古不朽其餘悍驕恣横者及其成

功之後卽復縱肆以致敗亡此蓋勇力有餘而仁智不足故也傳曰高而不危滿而不溢又曰功蓋天下守之以謙爾能守此為戒則可以長保富貴矣

○十一月辛丑

太祖朝罷退坐東閣召諸武臣問之曰爾等退朝之暇所務者何事所接者何人亦嘗近親儒生乎往在戰陣之間提兵禦敵以勇敢為先以戰鬭為能以必勝為功今居閑無事勇力無所施當與儒生講求古之名將成功立業之後事君有道持身有禮謙恭不伐能保全其功名者何人驕淫奢侈暴橫不法不能保全始終者何人常以此為鑒戒擇其善者而從之則可與古之賢將並矣

○十二月戊午

太祖聞指揮有笞虐軍士者乃召羽林衛指揮使葉昇等諭之曰爾等指揮之職乃五千人之長也簡閱士伍當示以恩信撫而教之不可恃威勢輒加淩虐且居京師治軍與閫外行軍之法不同彼號令不嚴則失機誤事在京唯當勤操練善撫綏而已近聞指揮多以細故箠楚軍士爾輩獨不念所得名爵皆軍士之力也今天下無事爾既各享富貴軍士無預乃不加撫恤反淩虐之大失人心汝等其戒之若復爾罪必不宥

○己未

太祖謂諸武臣曰治定功成頒爵授祿爾等享有富貴政

當與賢人君子講學以明道理以廣見聞通達古今之務以成遠大之器豈可茍且自足止於武夫而已夫位隆而不知學徒長驕傲之心生今而不知古豈識成敗之跡古之良將皆文武相資爾等不可以為兩途有識者必然吾言其次在從違之間其下者耳若不聞吾言諄切爾等其勉識之

○洪武五年十一月壬申命賞征甘肅京衛軍士一萬四百三十五人白金四萬四千兩時公侯都督指揮千百戶以匿所獲馬騾牛羊不賞

太祖因諭之曰為將者不私其身況於物乎昔祭遵為將憂國奉公曹彬平南唐所載惟圖書汝等能法古人則令名無窮今之不賞汝等當省躬以思補過諸將皆叩頭謝罪而退

○洪武六年三月戊申

太祖親閱武于教塲既罷諭諸將臣曰畜兵所以衛民勞民所以養兵兵民相資彼此相利今爾等無耕耨之勞而充其食無織紝之苦而足其衣是皆出於民也較於民之勤苦而衣食常有不足然無知之徒不知捍禦之道橫起淩虐之心以害其民民受其害而至於困斃者是自損其衣食之本也不仁甚矣爾等勤勞建功皆已榮顯宜戒其縱恣之心體朕恤下之意且貴能思賤富能思貧者善處富貴也憂能同其憂樂能同其樂者善

體衆情也不違下民之欲斯能合上天之心合乎上天之心斯可以享有富貴矣

○洪武七年四月壬寅永道桂陽諸州蠻寇竊發命金吾右衛指揮同知陸齡率兵討之

太祖諭之曰蠻夷梗化自作不靖今命卿等討之軍旅之事以仁為本以威為用申明號令不可姑息號令明則士有勵心姑息行則人懷怠志士心勵雖少必濟人志怠雖衆弗克所謂仁者非姑息所謂威者非殺伐仁以撫衆威以振旅則鮮有不克齡受命行皆討平之

○洪武十二年十二月丁亥

太祖御奉天門謂左都督丁玉曰爾近征威茂諸州幸已成功然聞爾在軍中謀士甚少間有之又待之不得其心夫為將必先智謀智謀必在用士故推誠待人則人為我用若待之不誠亦孰肯盡心効用哉蓋得士者勝失人者弱苟不知此惟力之是尚何足以制敵固有竭萬人之力以應敵而不足有用一人之智以制敵而有餘此用智力之殊也既往之功幸焉有成後將有命宜審於此

○洪武二十年十月乙酉

太祖與諸將論兵政

太祖曰國家用兵猶醫之用藥蓄藥以治疾不以無疾而服藥國家未寧用兵以戡定禍亂及四方承平只宜脩

甲兵練士卒使常有備也盖兵能弭禍亦能召亂若恃其富強喜功生事結怨啓釁適足以召亂耳正猶醫家妄以瞑眩之藥強進無病之人縱不殘軀隕命亦傷元氣故為國者但當常講武事不可窮兵黷武爾等皆有軍旅之寄宜深體朕意庶幾無失

○洪武二十一年六月是月

太祖聞世襲武臣有苛刻不恤軍士者特勑諭之曰爾今居位食祿者豈爾之能哉皆由爾祖父能撫恤軍士流慶於爾也朕觀國初諸老成將官初起兵時收撫士卒或一二十人或一百人二百人至四五百人必以恩撫之親如兄弟愛如骨肉故攻戰之際諸士卒爭先効力奮身不顧以此所向克捷人皆稱其善戰而不知由其善撫士卒故能如此甚至疾患扶持服勞奔走一如子弟之於父兄無不盡心至論功定賞大者為公侯小者為千百户若以一人之身無士卒之助能敵幾何人哉今爾等承襲祖父之職罔思富貴由士卒而來或苦虐之使強者致訟弱者懷怨衆心不輔遇攻戰則先退遇患難則棄走上以敗國事下以喪身家此何異農夫種田拔其嘉苗致饑以死也夫為人之長而虐其下不仁敗國之事不忠亡先人之業不孝爾等何不思之其賢父母兄弟妻子及鄉黨朋友知事者亦各以朕言互相勸戒守法度恤軍士則永享太平安樂之福矣

○洪武二十一年七月丙戌賜天下武臣大誥令其子弟肄習
太祖謂兵部左侍郎沈溍等曰曩因武臣有違法厲軍者朕嘗著大誥昭示訓戒格其非心開其善道今思其子孫世襲其職若不知教他日承襲撫馭軍士或蹈覆轍必至害軍不治則法不行治之又非保全功臣之意蓋導人以善行如示之以大路訓人以善言如濟之以舟楫爾兵部其申諭之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